

草

看見他，好像被記憶打動了，覺得似曾相識。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那麼一種人，未識以前你早已在夢裏相會了。你不由自主，逆著河上落日的金光，一步步走近了他。

他孤單得像一件剛剛搬離了牆角的斗櫃，渾身不能自在。他靠著欄杆出神，眼睛釋放著游移的光。怕生的臉，像在風中勉強點起的朵火，隨時要求再熄滅過去。是的，一個沒有血色的青年，只想獨自站到船尾去。這種人靠著沉默過日子，光吃風也長得大似的。第一次遇見他，就在那密西西比河上。

你接到妹妹從家鄉寄來的限時專送，特地走了一趟路易西安那，探望突然病倒的一位她幼時的友伴。然後正準備溯河北上，坐一段輪渡，回到自己的學校。

他身邊的行李挾著一份久違的中文報紙。紙張在風口拍動得清脆悅耳，宛如故鄉在呼叫。你的手有點虛弱，想抓起他就要丟棄的那報紙，一時覺得風已經長了羽翼。一切變得難以捕捉。而他竟茫然了。無怪，那是剛剛離鄉的新人。

你有意攀談。而又苦於思鄉的惶恐在自己的注視中過早洩露。他剛踏上了這塊新大陸。你打

聽之下，知道他即將就讀的學校離你的地方不遠，開車只須半天的時光。他將在神學院攻讀歷史哲學。

「順利的話，明天傍晚可以到達。」

他久久都不開口，只偶爾仰望天空，預卜著雲彩。

你可以從他細長的脖子看到一個格外腫大的喉核。即使不開口，那硬塊也不斷在起落。最後，他把自己的一口乾沫噎住了似的，結結巴巴地說，這天氣靠得住嗎。

夕陽染紅的飛雲擦過一排不知名的樹叢。天陞是烏黑的。河風吹著令人懷鄉的辛辣。夕暮正在終結。船腹的拍擊緩慢遲鈍。更遠的地方，在樹叢的另一邊，太陽想必正匆忙下落。霧靄把河岸層層包圍，那樣從容的交疊，全在模仿人們幽暗的思慮。

他的身體敏捷地在旅行。而他的心思逐漸變得與河幅的遼闊一樣安靜。緘默和晚照交錯起來，彷彿嘲笑著你一向忙亂無章的生活。河水在他的腳下殷勤起伏，唯有這個時候，你才了解，那柔弱的水流全是為了安撫失意的夢想家的。欄杆邊那木然的站立，無非在懇求世間莫再試探他心底的渴望和期待。

這樣的影子，你有印象。中學時代——現在你產生了記憶——你躺在病院，曾經見過的那個實習醫生。當夕陽西下，他會倚在走廊的欄杆，一個人癡癡凝望著樓下。青年的實習醫生熱愛著醫院牆角的一片空地。

河水構成一條銀帶，長長拖在船尾。樹梢上的餘暉正在收腳，微塵浮動。浴在這沉沉的薄

光，看著不知何時從叢蔭裏出現的一座古色的伽藍，以白金的十字領取著最後的落照。
就這樣你們兩個人一路無言，溯著密西西比河北上。

再遇見他，是第二年的暑假，在紐約。

你開車橫跨半個北美洲，到那個大都會打工。不期然在街上碰見了他。你賃居的閣樓離他的地方只有幾條街。白天你們分別在不同的餐館當跑堂，深夜才坐著地鐵回家。休假的日子，他偶爾以疲倦的腳步踏上你的閣樓。

他不能喝茶，每次他總要了一杯白開水，仰頭吞服紅色膠囊的藥丸。究竟那是什麼藥，你始終沒有問及。他隨時用手拂去腿上的菸灰。你看到他十隻白晳而修長的手指。

他太沉默了。他難得開口說一句話。他所有的語言，都凝聚在他那雙黝黑的眼睛。即便僅僅是天氣，或是關於一隻貓的事，他的眼睛都能夠為他道出內心的一切。那兩隻大眼珠會一下子從你的視線閃開。然而那深沉的凝注，無論如何短暫，也都因懇摯而成為一條牢固的鎖鍊。精神倘能夠移動物質，他躲閃而去的眼神就可以把你牢牢牽走。那一年，一個空氣乾爽的日子，他爬上你的閣樓，用力推開了一扇窗。你看到一張受生活困擾的臉。他還不到三十歲。

你從紐約開車送他回到神學院。夏天過去了，雲老是遮住校園的後山。太陽照不到的時候，山脊是冷冷的。暮色降臨得越來越早。天還沒有涼，人們已經披上了毛線衣。神學院是古老的經

院式建築。厚敦的圓石柱，拱起巍然的堂宇。年深月久，愈顯得幽深莊嚴。牆上的藤蔓護守著一片古舊的安祥，而校園的每個角落卻又充滿了新學期即將開始的生氣。

現在山谷裏這座小小的學城都亮起了燈火。橙光如靄，和天色銜結起來。時間再也不移動了。地面上人聲浮浮，然而天空幸福正匹配著靜穆。在這座與世隔絕的經院，晚照顯得分外富麗絢燦，像人人手上的那一杯酒，溫暖你的心。坐在街邊的露天餐桌，穿過燒烤牛肉的藍煙，他和坐在對街的一位教授點頭示意。教授蓄著一臉濃鬚，聽說他就是叫做所羅門的紅牌教授了。這新的學期他準備選修他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學》。

你從這邊望過去，那是被濃密的毛髮烘成的一張岸然的臉。那不苟言笑的表情，想來是正和身邊的人議論著哲學問題。你完全不能想像會有一闕口哨從這種人的髭鬚裏飛將出來，雖然他也拿著大玻璃杯正在喝他的生啤酒。是的，這神學院的學生大半都在攻讀形上學。從酒談中的神氣可以斷定他們都在談論著相似的問題。於是，被晚暮包圍的這座山城，一時躍動著德意志風的理想主義，不辨國籍地拂過所有人的臉，向著敞露的天空捲騰而去。坐在地面上談論哲學，人生顯得高高在上。空氣也因此發出了比酒更為幽微的鬱勃。在桌上各種外國口音的雄辯中，人影沉落。只有黑夜降臨，才看出人間燈火的明亮。

能夠和外國人一起沉入奧妙的形上學，對你從來是不可思議的。而對他，形上學就像啃食自己的寂寞一樣簡單自然。只有接近他，你才感到人的內裏原是那樣晦不可測。他靜坐一邊，與四周正在滔滔爭辯的人們相比，他的沉默別有一份奇妙的自在。人們因為過分的掏思，臉上已經掛

著入不敷出的惶恐了。」

從打工的鬧市返回學院，天地迅急轉變，你為之收起渙散的心思。而一口一口喝進去的啤酒逐漸漲成傲岸的思念。薄暮中嘩嘩的樹聲，吹動了你的記憶。早在前一刻，天空為你出現了象形的雲彩，任你隨意詮釋久別的家鄉。

子露浸腳。走向他公寓的坡地，回頭看到酒肆已在腳下，燈火仍在燃燒。偶爾傳來的鬧酒顯得稀落。整個小鎮已經深深躺在黑夜裏。鐵軌是沉默的，映著夜色冷冷伸向南方。只有在深夜，才產生了冬天即將來臨的預感。每年到了年底，大雪就將這塊中西部的平原層層冰封起來。

去年初雪，一段婚姻正在破裂。聽說那時的所羅門教授在哲學系的饗宴中端起了酒杯，臉上帶著幾分紅酡。

「那麼，你就是從福爾摩沙來的哲學系研究生了。」

他戰戰兢兢等候著教授碰過來的酒杯。而所羅門太太幾乎是掩著臉匆匆離開了人羣的，她推門而去，一個人躲進了颼颼紛飛的雪花裏。

教授的歡迎和酒囁混合在一起。後來他對這異國的學生說：「對不起，你來得太不是時候了。」而他是虔誠的有神論者。他常跟哲學系的學生說，證明上帝的存在畢竟是徒勞無益的。

早晨起身，從他的公寓的窗口，你可以看見遠處的穀倉在寂靜的田野升起了一道稀薄的白煙，居高臨下，你才知道這個小鎮只不過是沿著通往神學院的路邊開出了的幾家商號而已。郵局

設在藥房裏，只佔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隔壁是銀行，銀行的樓上是保險公司和辦理社會保險的辦公室。

公寓裏瀰漫著咖啡的香氣。去年下雪天，他的女房東來叩他的房門，向他借了幾隻雞蛋和一點糖，就此站在門口，問起他的家鄉。她是一個好女人，兒女都在外長大了。她獨自住在頂樓上。後來有事沒事常常就來敲他的房門。在一個沉默寡言的青年面前，這老女人打開了話匣子。看他那麼細細瘦瘦的，就勸他每天吃一盤蒲公英。她可以站在走廊上高談闊論，給他各樣指點。提起天氣，還批評到人生。

她埋怨她的失眠症。夜裏根本睡不著，她說。但是第二天睜開眼，卻又覺得曾經睡著了。她以為自己一定是在夢裏睡不著的。於是把她弄糊塗了。

「夢原來這麼不正經，簡直要來索走她的命。」

下午她要去穀倉就來找他。要他一起去看長年守著那破舊倉庫的老人。八十歲了。他醃的鹿肉讓她想起了童年。她說自己曾經是撿拾麥穗的村姑。每天黃昏她會再煮一次咖啡，讓整棟公寓飄散著芳香。她談起穀倉的老人，提到他一生的挫折。

「愛情只是生命中的一次意外，竟把他弄成這個樣子。」

在他的公寓住了兩天，分手的那一晚，你們又一起站在黑暗的坡道上，看著小鎮的燈火反射在天空。後來，一夜無語，直到第二年的初夏，你突然在長途電話裏聽到了他的聲音。

一窩鳥在他的冷氣機裏孵出來了。

「怎麼辦？怎麼辦？」

他慌張地噎著氣。那是什麼鳥呢。

「會是候鳥嗎？」

他的失措，就像你打開了一本形上學。

有一次，他在電話裏說，其實不必老遠跑到紐約去打工。在附近的養老院工作，收入也不壞。聽說抬一具老人的屍體，從養老院到火葬場，現在往往可以賺到二十塊錢了。

他說他不能不搬家。這一帶冬天太冷夏天太潮，不適用於他的身體。

他應該到別的地方去唸歷史哲學。

他患著嘔嘔。即使平日，也隨身帶著一管噴槍模樣的藥器，不時放到嘴裏，往喉嚨噴射一種刺鼻的粉末。他年紀輕輕的，咳起來卻那麼深沉。每次都好像要把整張肺葉咳出來似的。整個人往前撲過去，要擁抱空氣來填補被挖去的胸口。

你彷彿聽到他的身體發出崩裂的聲音。

校醫吩咐他說，最好找一個地中海型的氣候。否則病就難有好轉的一天。

「你的國家沒有地中海型的氣候嗎？」校醫這麼問他。

他說要不是台灣那種潮溼的天氣，他就不想出國了。他不離開台灣，遲早會死於嘔嘔。

他認為芥川龍之介在《河童》裏描寫的那種生育制度是非常合理的。

小河童臨盆之前，父親就湊到母親張開的生殖器上，像通電話一般，對著母體裏的胎嬰，介紹他即將投生的那個社會的種種，然後徵求小河童的意見。投不投生全由胎兒自己決定。如果認為父親描述的那個社會不適合他的生存，決定之後，只消一針，母親的肚子就隨即消下去。

父親尚在事先通點消息，他就不想多此一舉，投生在台灣了。連連的咳嗽中，他總是這樣開著玩笑。

高更能夠從巴黎隻身跑到大溪地安身，因為他的血管流著水手的血。他在什麼地方看到這種記載。他一直羨慕著做為法國人的高更。只是水手的血云云，恐怕並非實情。

「他或許也有不能在巴黎活命下去的什麼隱情罷。」

他說起一生的願望是當一名鄉間牧師。自己有個小教堂。終身安心布道。在家鄉，少年的他穿過陰暗的窗口，看到步下教堂石階的村民。他們三三兩兩，撐著黑傘默默走下了鎮上一條荒冷的雨街。街道在昏黃的路燈下閃亮。隔著玻璃他仍然聽見那些孤單的影子拖出沉重的腳步，在溫暖的細雨裏，寂寞，在他俯向玻璃窗的胸口第一次脹得滿滿的。

在山谷的神學院，他指著後山的山頂問那是不是雪。喝了幾品脫啤酒的美國女生望了望說，才十月，雪不會來得那麼早。現在還不是下雪的時候，說著就又回到了她的酒杯。

「然而你可不能為了家鄉的一條雨街哭泣。」

那個哲學系的女生一開頭就看上了他。她送他一件麻布襯衫，要他天天穿起來。她在衣服的

胸口為他繡上了三葉草。

「小時候，你們玩過三葉草嗎？」

她看著他。接著又自言自語地說：

「噢，這樣說來，全世界的兒童都玩著同樣的遊戲。」

三葉草萬歲。

這個讓那個女生高興了一整天，以致到了晚上，就想和他上床。

而那正是雪。雪覆在山脊上，軟軟的，顯得善解人意。從遠處仰望，好像憑空降臨的靈物。在台北的那家醫院的窗口，病人爭看著大屯山頂，報紙的社會版大幅報導了那次的降雪。而整座醫院沸騰了。病患竟忘記了自己身上的病。他們一輩子沒看過真正的雪。

那個實習醫生，卻獨自倚到另一頭的欄杆上，癡癡望著樓下那片空地。一身漿得硬挺的白色罩衣，只有穿在他的身上，你才了解那白衣原來是用來防塵的。他也有十隻白皙而修長的手指。拿在手裏的聽筒是顫抖的，彷彿是用來傳達他自己的跳動。他俯向病床上的你，你感到他比病人還灼熱的雙頰。

他的眼眶隨時張羅著惶恐，穿過病人的臉，揣測著某種更深的憂愁。你暗想一定有什麼難言的惋惜發生在這醫生的身上。然而一個突然有了晚照的冬暮，他沿著醫院的走廊移動著輕快的腳步，一心沉湎於夕暮的終了，因生活而磨損的眼光悠然有了晚空的柔弱。

第二年的夏天，你又在醫院看見了他。肥碩的芭蕉在他的白衣上印著羽狀的葉脈。庭風拂過

他正在抽搐的臉。他手裏挾著病歷卡，猶如挾著筆記本。醫院紅磚的牆角郁滿夏日的藻腥。他垂頭站在一位老教授的面前，彷彿正做著無言的告饒。

你為母親的住院剛辦完了手續，走過穿廊時你相信看到淚水正滾到實習醫生剛剛萌茁的鬍髭

上。
老教授隨即轉身離去。他還一個人面牆垂頭站在那裏。

這個人為什麼要揹負著這麼嚴厲的人做為他的師長呢？

你急急穿過走廊，不再多看他一眼。

生命正在耗損，他的沉默已經到了非自毀不可的地步。

「無論如何，」去年的主治醫生對他說，「病人得先照顧好。」

他抱著一團的滾熱，以致他沿著黃昏的通道走過時，他已經被什麼毀棄了。

他因熱愛那片空地而遺忘了自己。一有空閒，人就倚在二樓的水泥欄杆，聽筒懸在胸前，屏息流眄著。

出院那天，你從欄杆探出頭去，看到了那片空地。那是無人整理的一塊小角落，鋪蓋著去年的腐葉和破碎的瓦片和死去的斑駁的苔痕。多少年後你猛地想通了，那青年醫生原是等著冬天來了才會戀愛的那種人。即使現在，你依然被他那雙水一樣的眼睛所吸引。

你跟他爬上了神學院的後山，站在一條美麗的山路向下瞰望整座小鎮。火車站、銀行、酒

肆、聖家堂、養老院……。再遠些，是修長的田野。苜蓿已枯，秣堆方整，層層排成長列。更遠就是那孤立的穀倉了。背著朝陽，倉壁的木板是鐵銹色的。小鎮的星期日，火車站躺得像個沉睡的棄兒。

每次他爬上後山，為的是要將自己的視線釋放。站在曠野的前面，相互輝映的空無在擴大。他的灼視和景物正在交接。流光消逝。眼前的田地為他無聲地伸展、綿延……直到一無隱蔽。秋日的曠朗和靜肅統御著空間。他知道什麼時候爬上後山，就可以看到一無人跡的田莊。現在他驅策著自己的眼睛在秋野裏注入期待。而眼前的風景就會款款臨摹著他孤獨的形影。

就在那個秋天，在晌午的無言中，你無意間感到自己已經成了他的朋友。

他偶爾抽動著眼瞼。那是前一夜的失眠。你們開始了友誼。你突然有了傾訴的衝動。你們睜著眼睛躺在一起，望著天花板直到天亮。後來各自翻身搶睡時，他想必沒有睡著。

他邁著失眠後的腳步爬上神學院的後山，沉默吸引了他全部的思慮。每次他站在田野面前的模樣，總是令你心蕩神怡。你明白了：夢，原是要站著完成的。

他的臉帶著家鄉街道的灰敗。他年輕的身體只用來緊守自己的世界。那天，你們在後山逗留了一整天，直到聖家堂的尖頂泯滅在暗色中。他開口說話的時候，瘦削的身體開始起著變化，慢慢變得緩和、親切、柔弱。只有這種時候，他才擺脫了某種心中的隱秘，而與曠地達成了最後的媾和。

一扇窗打開了。他，神學院的研究生，總是等待著一個呼叫他的聲音。他準備隨時與奇異的

響動交往。然而等待使他整個人徐徐分裂了。他向窗外觀看這世界，用他兩泡失眠的眼球。為了那休耕的田野，他已經付出了某種代價。那一年，他全心全意和你接近，你隨時可以聽到他的胸口喘著粗氣。秋葉轉紅，驟冷的天氣湊合了你們兩個獨身的生活。

而那正是雪。喝了幾品脫啤酒的女生看錯了。雪覆在山脊上。才十月，雪就出現在神學院的後山。雪穿過山腰一路鋪蓋下來，十二月整個中西部就釀成了一場大雪災。他開了一天一夜的車子來到你的住處，為了擺脫雪天想必加倍糾纏的那女生，你這樣猜測。

幾個月不見了，他又怕生了。眼光從你的視線避開，像躲避一根針。

他找不到地方放他的兩隻手。他把手藏在褲袋裏。每次伸出來，那手就要翻倒身邊的什麼。他用手指這裏碰碰那裏碰碰。於是每樣東西等著被碰成碎片。每樣東西都沾了他手指頭的水印。他的手總是泛潮，即使大白天，也像夜裏盜汗那樣。

日後的記憶裏，你將會看見在空中翩翩飛起來的一雙原是俊美的手。

一雙曾經在那一年的夏天從冷氣機釋放了一窩小鳥的手。那雙手只有握到一本書才算有了歸宿。記得那次，拿在手上到你公寓來的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書皮被他的手汗浸溼了。

他躺在客廳聽馬勒的《大地之歌》。背著他，你也感到他的目光犀利地穿過空間。他又想遺忘了。他放在心上的東西太多。躺著聽音樂，人都被自己追趕著。偶爾他會給你一瞥。留下的凝注，你總因無法回報而感到歉疚。去年，他的沉默驚擾了神學院的四周。入秋的月亮掛在空中，他突然淚眼跑過一條蓋滿落葉的小路，一個人直奔回家。腳下發出一陣扎扎的碎響。你們才散步

走過午夜的小鎮。經過熄了燈的藥店和肉舖，向著他的公寓走去。他被那空蕩無人的火車站感動了，接著就奔跑起來。對於生活，他總是不知從何下手。無論如何，你知道，他不可能成為這小鎮生活的一部分。

現在你的房間已經濺滿了刺鼻的粉末，他不斷噴著他的那管藥槍。他那麼喜愛風雪。他喝酒，只為了慶祝雪花的潑辣。全部白皓皓的天空，為他搭成了一個溫暖的帷帳。窗外咻咻，更透著他的沉默。音樂終於讓他安定下來。第一次在船上，你也看到密西西比河在他的腳下終於移動得那麼泰然而舒闊。

他提起他在家鄉度過的日子。公寓充滿了白色的溫暖。那是窗外雪的反照。而安於無言的夜半，只有窗外的枝桠在寒弱的路燈裏鬱鬱伸長著它的寂寞。你自己再也無法準確地描繪故鄉的那一條街了。你小時候偷錢，挨白天醉酒的父親責罵。你面壁站在落滿針葉的牆角，河水挾著松脂香擦在你酸楚的鼻頭上。故鄉的記憶便常常以這樣的景象出現在暗夜裏。夢一般看見了座落在淡水河邊的土屋裏父親靠著佛桌無端獨酌的落拓。臉上勾著惺醉的眼，穿過窗外夏日茂密的榕蔭，直瞪著河岸鄭家那棟紅磚的大樓房。幼小的你早就知道了父親在外生活的失敗。

而你的貓，無聲無息就鑽進了他的懷裏，幾天以來早已成了他的友伴。

平日百無聊賴的牠，只會伏在窗口，讓自己一雙徒然燦爛的瞳眸，隨著慢慢黑下來的光陰而萎頓，陪著你度過人間的一日。偶爾你為美國的貓，終其一生也見不到一隻老鼠而興起了莫名的鄙夷。他把貓放在身上玩，以致手肘上留著鮮紅的爪印。那貓真地高興了，爪子便狠狠抓住他的

皮肉。而他比貓更開心，他一向渴望不到的那東西就這樣輕易地滑入了他雙手那狹隘的逗玩中。有時貓會從他的身邊走開。在屋裏的角落蹲坐起來，和他遠遠做著無言的對視。安靜中殷勤的交媾。只有這個時候，你感到牠的空眸裏已經有神降臨。

街上傳來鏟雪的聲音。天色有了開朗的意思。只是太陽一直在雲層裏努力，從窗口望出去，好像一隻快熟未熟的煎蛋。

熹微的晨光終於照在雪地上。溢滿了朝霞的房間突然失去了雪封帶來的安適。光線趕走了美夢。而貓原就比人通靈，牠一心想追隨著寂寞，跟他一起離去。雪地上一條筆直而果決的貓的爪印，從門口一直延伸到他的身後。那是風雪無阻畢生跟隨的立誓。只有你，貓的主人，記得牠那次未遂的流浪。這傷了你的心，為你飼養了這麼多年的牠，原來還是一隻蹉跎落魄無以為家的畜牲。

最後一次看到他，是翻過年的初春。在芝加哥的植物園。

走進熱帶蕨類的溫房。他從映著天光低低垂掛的一盆羊齒裏悠然出現。寂寞就像瓷器的裂縫，留在他的臉上。他蒼白的身體還那麼年輕，而現在他的羞澀彷彿只為了某種無以挽回的惋惜。肥大的紗櫺在他身邊伸展，泉水發出故鄉的聲音。你們幾乎同時看到了對方，你們都沒有驚訝，彷彿早已知道會在這裏相遇的。他只咧嘴笑了笑。一件瓷器就要破碎了。

那一天，你們逗留在植物園裏，直到日落。他們把茶几擺在滿是天窗的小屋裏。讓你可以坐

下來慢慢啜飲。陽光投在你們的小圓桌上。他仍然什麼也不能喝，只買了一杯開水，然後默默吸著他的紙菸。

落地窗外一大片小本的水仙，開著月白的花，在風中頻頻點頭。畦邊插的牌子說，這種水仙俗稱「四月之淚」。他再不能在此地待下去了。他說他想到西岸的賭城打長期的工。沙漠地方對他的嘎嚙可能有益，何況，還趁機可以積一點錢。

某種果敢的東西滲入他說話的聲音。他長久獨居累積下來的話，也只是寥寥幾句。

他在毀滅自己，你這麼以為。

他對窗外的凝注，分明是他身體無以負荷而溢出的思慮。

他說他的所羅門教授因為太太的離走已經毀於酒精了。窗外的喇叭聲，總讓他引頸張望，以為她又駕車歸來。

你記起了那個神學院的小鎮。記起了教授們給秋陽激起的熱情，飲著啤酒去迎接新學期的那種譙樂。

而他，所羅門教授，聽說在昏醉中仍然堅持證明神的存在是徒勞的。

「不妨加入救世軍，如果有那種念頭。」

他講課時，通體流過奇異的戰慄，對於形上的終極問題，他望眼欲穿的期待，贏得了學生的愛戴。他更會把書本打開到最令人神往的那一頁，而為學生指出了生命的創口。

「人必得追求痛苦。」

有一天，教授在浴缸裏突然豎起了耳朵。窗外又有了那喇叭聲。像一匹戰壕裏的馬，聽見了號角，他一個翻身爬出了水池，就直衝到門外。聽說站在路口引望的所羅門教授是全身赤條條的，毫無遮掩。

而他決定離開那小鎮。他望著窗外喝白開水。人停在思索上，沉默追趕著他的話語。他幾次要吞掉已經開口的一番話。他抬起頭來仰望天空而突然構成了一幅陌生的圖畫。你知道他又暗中在耗損自己，而一時苦於無法熱情相待。只是靜坐中，你感到他的身體已經敏捷地在旅行。

往西走，到內華達。到雷諾。或再走遠些，到拉斯維加斯。

離開這內陸，走到一個沒有溼氣的地方。現在只有沙漠才是他器重的安身之地。

已經開春了，正是動身的好時光。

然而他一邊抽著菸，一邊又還在仰望天空，預卜著雲彩。

是的，這種天氣靠不住。去年開春以後，又下了一場大雪。五寸厚的雪把地上剛剛開的風信子、番紅花和雪滴子都凍壞了。

初春的雲塊從頭上掠過。才剛剛投下迅速移動的影子，現在黃昏已匆匆趕過芝加哥的鬧市。

他走下一條街。微薄的陽光留在高樓的樓頂。馬路已經來到了白晝和夜徐徐交接的叉口。建築物的緘默全都被吸引到他單薄的身影上。你看到芝加哥的摩天大樓原有極為單純的線條，只希望垂立在空中而別無所求。

你走在他的身邊，被孤獨鼓舞著，而遺忘了熙攘的人羣。

在芝加哥分手，你就埋頭在書桌上。學位論文已經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指導教授說已經拖了將近十年了，再拖下去他也保不了你的。這下才把你打醒了過來。

為了掃除日復一日拖查造成的惱喪，你整天守著打字機。「在多義性的文脈中試圖以單一的視點去完成詮釋的工作，毋寧是……」暮靄已臨，最後的日光照進書房。寂靜凍成冷瑟，佔據了這一住就是十年的單身公寓。在論文斷續不能成章時，你經常想起了妹妹的一些話。

妹妹的信上說現在她終於知道幼時的家才是這輩子唯一溫暖的所在。

她說一結婚就知道生活的空虛。她對婚姻已經害怕了。離了婚的妹妹如今又搬回去和父親一起住了。

妹妹還說有一度她對父親存著極大的反感。父親喝醉了還會舉起手來攔她。我是小孩嗎？妹妹說，我都已經嫁過人了。接著，妹妹又後悔了。我這樣對待父親，我要碎屍萬段了。妹妹不想那樣，她拿出錢來為父親裝了一副假牙。

「好了，現在喝起來又可以嚼土豆了。」

妹妹在菜市場的理髮店燙髮，突然忍不住坐在椅子上哭出聲來。她非常害怕，父親這樣喝下去……而且，警察也找上門來了。父親喝醉時，不知說了些什麼。她信上還會常常說，她枉為你的妹妹，因為她什麼都不懂，什麼都做不好。她只想好好侍候身邊的父親也侍候不好。

不過，妹妹又說，由於有人照顧，父親臉上的皺紋已經不像以前那麼深了。父親則再三表示

他早已看過人生，並沒有什麼特別留戀的。妹妹問你記不記得母親在世時，有一天父親喝醉了，要沿著鐵路去尋死。第二天清早從冰涼的鐵軌醒來，突然發現了天良。

夏日一個有風的晚上，父親從酒裏醒了過來而談起他和母親早年的一段往事，這使得妹妹開心得流出了眼淚。睡覺以前，妹妹從灶腳拿來了一把火扇，興奮地追打著滿屋子瘋狂亂飛的蟑螂。「這些瘋蟑螂。」妹妹邊打邊這麼叫，她的聲音充滿了為那段往事的感動。那是小學的時候，你和妹妹還睡在一起。那晚你呼吸著蟑螂的腥臭而胸口脹得滿滿地沉入睡眠。

你被送進醫院割除盲腸的那一天，父親是清醒的。

他一個人在天井低頭咕嚕著什麼。他沒有送你去醫院，酒精中毒的他，連走出馬路都慌張。那實習醫生把你抱進了三等病房，你躺在床上，聽到床腳每隔一些時候就烘響起來的電爐，在冬日缺乏陽光的病室為你傳來溫暖。由於你那次的開刀，母親終於買下了躊躇良久的那電爐，而多餘了一個月的木炭錢。

第二年輪到母親入院，父親又喝得爛醉，以致母親死在病院，他還在家裏泥成一團，不省人事。那實習醫生突然蹲下來，為母親轉大了床下的電爐，然而母親的身子已經失去血溫，開始冰涼了。

而青年的實習醫生已經到了非自毀不可的地步。

每次醫院死了病人，生命就在他蒼白的體內耗損。發抖的雙手快要抓不住胸前的聽筒了。寒冷的冬天，他，剛剛茁生細髭的實習醫生，隨時喘著一口粗氣，在自己的臉前，呵成一團一團的

白霧。他緊緊啃噬著自己。他會突然揹負著一雙熱狂的眼睛，沿著病院的通道，急急離去。那變得絲毫沒有疑慮的腳步，好像要奔過去迎接痛苦。生命像一陣風，不經意就吹落一把嫩葉。

中學時代的一次朝會，在跟著呼喊萬歲的口號中，無意間頭頂上綻出了一片溫暖的冬陽而想起了幾年前的這實習醫生，使你的口號一時壓過了別人全部的喊聲。你突然感到他每次走進病房來的臉總是像月光一樣的柔弱。一時的興湧，使你在隊伍裏由衷地向空中喊出了：

「萬歲。萬歲。」

日後你會知道這樣的一個人，做為醫生是不可能勝任愉快的。你也會知道，這樣的醫生，就是做為一個人，也還是不可能勝任愉快的。

偶爾推算起來，這個醫生，倘還在人間，早已是過了五十的人了。他早該是人家的父親了。每一想起，你就對自己說，他，此時此刻，正在泅渡著他的生命。正在演算著眼前的一道難題。他的一生，註定要比別人渡得格外艱辛。他那麼熱愛著牆角的一片空地。

你終於準備出國。房東在樓梯口的暗角抓住了你的手。他緊緊握著說你這正是如日中天，前途無量。他還祝福你留學成功，將來金玉滿堂。熄滅了檯燈，意識才醒覺過來。美國中西部無趣的冬景已經在窗外沉睡。你拉上了窗簾，全室的黑暗總在深夜裏為你照亮了家鄉的那片窗。

母親死後，父親才想到要刮去戰時在玻璃窗貼上的防震棉紙。秋日的午後，陽光從洗淨的窗口移出去，穿過玻璃你可以看到浴在薄暮中的一排違章建築。鄰居在屋頂上放著晚前鴿，一陣一陣撲拍從頭上繞過，為你提醒著什麼。你沿著一條陰溝急急走出小巷。夕照中家家把煤球放在門

前起火。你在街上毫無目的地兜轉，直到夜色中出現了幢幢的樓影，炭火在污穢的暗巷飛出星點。

冬天正在降臨。站在公寓的窗口你看著一羣黑人沿街走過。咯咯的笑聲響徹在小城安靜的柏油路上。美國，早已成為這些人的家園。他們穿過馬路的腳步不因冬日而沉重，那富於彈性的起伏，彷彿隨時踏在音符上。只要有陽光，他們的皮膚就會發亮。遠遠望去，宛如一匹匹美麗的馬，在這塊偉大的新大陸隨著飛起的塵埃載沉載浮。

你沿著街道走下去。榆樹的葉子已經脫落，天空無限。順著火車站的月台一直走下去，離開住宅夾道的鎮區，最後經過放著寒假的小學，你就完全脫離人羣，步入了一片空地。異國，松林掩遮了小鎮，河水淺下去，露出了涸涸的河床。你邊走邊思索著手上的論文，也來回推敲著指導教授最近的觀點。這些年來，你一直以為不必為這種文章倉卒其事。如今再不完成，可就連眼前這個臨時教職都要保不住了。

偶爾一點微光出現在眼前，你以為這日夜糾纏的論文有了轉機。然而光線遁走，你看到的其實是白雪留在枯枝上。你得安於這個小鎮。畢竟這是消磨了這輩子不少時光的所在。這樣的流落異地，無論如何，再也不能說是生命的一次意外了。小鎮的週末，你只有在無聊中翻讀著妹妹的舊信來打發時間。

在芝加哥分手，就再也沒見過他了。家裏的電話變得更其安靜。你發現自己一個人，無論走

在路上或忙著手上的事，都不時在傾聽著他為人的沉默，彷彿感到那就是形上學最尊貴的雄辯了。你遲鈍的記憶，現在總是入冬以後才會甦醒。有一天，你剛起床，滿口含著苦澀，窗縫的冷氣侵入，你猝然撲進了他周身曾經散發的芳香。他清癯憂愁的身影如今讓你相信，那是從搖籃裏一起帶大的孤獨。

那游移不定的眼神告訴你，他的身子，即使站立不動，也隨時在敏捷地旅行。那是一個夢家。畢生的願望莫非就是將自己放逐到世界的盡頭。那年夏天，單單為了一片天空，他使盡了氣力也要打開你在紐約閣樓上的那片窗。

在家鄉，他整天徘徊在鎮上唯一的一條街上。

他的故鄉由幾個小村落圍成，依著山腰在陽光中總是孤零零的。

鄉居的生活經常在山谷裏響起了回聲。在冰封千里的美國中西部他曾經那樣興致勃勃談起了幼時就熟悉的那聲音。

村婦的木桶擲進水井的聲音，早飯後穿過竹林的吆喝招呼，樹蔭下偶爾釘起棺材的聲音，在藍得令人發愁的家鄉的天空都有令人嚮往的回聲。聲音，一如光線，曾經照亮了他少年的鄉居生活。

他不能虛擲光陰。他不能偷懶。他這一輩子要做點事。他從小就這麼叮囑自己。在一場溫暖的細雨裏，他走下鎮上唯一的那條街。才走了幾步路，就走到了街的盡頭。於是他轉過身來，想回去敲每一家的門。他要把屋裏走出來的每個人都滿滿抱起來嚎啕一場。

他在雨中踽踽獨行。病倒以後，他知道他的嘎嚨將殘留在身子裏。隨伴他一生。日子在他的身邊安安靜靜地度過。他的村莊終於裝上了電燈。通電的那一夜，人人都瘋狂了，在空中他聽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反響。過了不久，家鄉的人看起台北的報紙而有了報紙的那種想法，他就動了離鄉的念頭。

在車站，他擠進了後備軍人的汗酸裏，嘎嚨立即發作了。故鄉，在別離以前突然從急駛的車窗給他現出了一張全然陌生的臉。

他這樣撤離世界，連自己都驚駭了。

在神學院後山的坡路上，他談起這件事，臉上還張羅著莫名的疑惑。

你有意登高。為此你總是一早就離開了公寓。

他離去以後，你才想到要學著用他的眼睛來凝望世界的盡頭。

你穿過荒廢的小學，走出那片空地，來到斜坡上。

你耐心等待著景致在你面前徐徐展開，有如他的記憶。

泥土、枯樹、遠屋……冬冷的天空是頑冥的，雲的遲鈍壓迫你的胸口。每次爬上坡地，你總以為一切都會寫在曠野上。而落盡秋葉的枝樞為你揭開了友情的浩瀚。你的身邊細風鑽骨，薄靄如煙，你找不到陽光的中心。每天只有晌午的時光，太陽才斜斜掠過。人影早已絕跡，土地凝重，遍野覆蓋著白雪。美國整個中西部被遺忘在人間之外。你相信自己已經完全適應了這個寓居的世界。你牢牢記住了那句名言：只要能夠生活的地方，就可以好好活下去。他不在身邊了，你

才恍然，無事流眄風景原來要比生活本身重要。他曾經那樣迷戀過神學院後面那排修長的田野。他對天色的凝睇，漫悠悠的散步，那毫無緣由的懸念，可又無時不在折減他的生命。他不顧肺葉的作痛，讓冷冽的空氣流遍全身，他寧願搗著嘴在風中咳嗽，也要裹緊大衣毅然走向山坡。那孤單的身影每次浮現在曠空，彷彿地平線上吊起的月牙。你和他匆匆幾次的相會，如今已成為往昔豐盛的歡宴，使你在入冬的獨身生活中聞到了節日的薰香。景致終於在你眼前涵涵展開。田野，那咧著微笑的敗落，使你安於親狎。天空漸漸有了牡蠣般的暖色。在你纏綿的凝望中，冬景的疏落到處是雍容的富泰和壯麗，有如盛世。你突然灼見了他那一向都是憂愁的眼神，原是飛躍著開滿了家鄉五月桃花的斑彩。這樣的驟醒，宛如自天而降的喜悅，耀眼欲眩。你站在曠野的面前，一陣痙攣的虛脫，兩腿再也撐不住你的身體了。風景折磨著人。剎那的神往，令你筋疲力竭有如交歡。在這異國的冬季，在這廣闊無垠的曠空，你知道除了自己，身邊已無熟人，除了等待一場風景的來臨，別無指望。是的，不久另一場皓雪又將到來，紛飛在眼前的平野上。每年都是一樣的。雪將挾著北風如瘋婦般嘯嚷，然後就無聲無息將這塊平原隱埋。這個雪季，你不知怎樣度過去。對於冬天，你可是越來越束手無策了。在被一場大風雪冰封以前，在你還未懊悔自己的生活以前，就在此時此刻，你只想藉著一陣痙攣的醉湧，躍入枯枝的搖盪中，讓曠野的一股溫暖裏抱。噢，精神尚能移動物質……隨後，風浪將會平息，空間將會啞然無聲，這時雲空是多餘的了，一切變成記憶般在起伏。這酣醉有如千年的祝福。而他在神學院苦苦追逐的莫非就是這個形上學。

你興奮之餘，自以為已經了解了他一向的懷抱，直到那一天……

你接到妹妹從台北寄來的食品。你打開一箱生力麵，正要把包裝的報紙擲掉，而你的貓以為那是一場嬉戲。牠早就苦苦在等待，這些日子你又冷落了牠。現在貓迫不及待跳進了紙堆，身上翻仰過來，腳爪在空中抓弄，做著急於抱玩的動作。紙張清脆，在牠的翻滾中不斷發出嘶嘶的裂聲。你無意間看到被貓爪撕下來的一塊報紙上，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裏，登著他的一則消息：他因涉嫌叛亂，被判刑入獄。

——原載一九八六年九月美國《知識分子》季刊，第三卷第一期